齊銘哥：「來！很好！胡玥曦你今天狀態很好耶！好！最後一個pose！收工！」

胡玥曦：「謝謝大家，辛苦了！大家早點回家休息喔！謝謝！」

米米醬拿著水跑上前，身上的粉色雷絲洋裝也隨之起舞，應徵助理時，就是因為米米醬那純真、直爽、熱情的個性才毫不猶豫的選擇他，儘管辦事冒冒失失地，但總是能在無時無刻散發快樂因子。

米米醬：「玥！來喝個水！你今天還是一樣氣場超級強耶！」

胡玥曦：「哈哈哈！謝啦！一定要的吧！我的市場定位就是冰山美人。」

米米醬：「真的！自從見到你的第一刻，你標誌的黑、直、長髮就深植我心！」

齊銘哥：「你這種少女竟然也會喜歡這種厭世女形象？」

米米醬：「你不懂啦！玥這種強勢、冷冷的外表最對現代年輕人的口味好不好！大家都想成為有個性有品味有自信有氣場的人。」

齊銘哥：「玥曦實際上又不是這種人。而且路上的年輕人、網路上的小網美不都一個樣？現在這個時代大家早就不知不覺迷失了自己好不好。」

胡玥曦：「你們兩個差了快一個年代的人價值觀當然不一樣，拜託要和平相處喔！」

米米醬：「看！玥真的是個善良、溫柔的好女孩呢！......玥？」

我挑了幾張梳妝照、還有拍攝照，簡單用手機把臉修小、把皮膚修白修亮，最後再套個instagram的濾鏡，完成了拍攝日的現實動態發佈。瞬間各式表情貼與訊息湧入......

「想請問這次服裝是什麼品牌哪樣單品呢？玥真的好有品味！」

「玥要多吃一點！最近好像變瘦了！工作之餘也要照顧好身體！」

「玥！我看了你上禮拜在限動推薦的司康，今天去吃了！好好吃！」

胡玥曦：「看來回家要好好的回覆這些私訊......」

晚上十一點終於回到家，拖下咬腳的高跟鞋往鞋櫃一丟，整個人癱軟在地上，閉上眼，回想今天的每分每秒，應該沒出錯......再打開手機看看，粉絲數沒有減少、惡意攻擊留言沒有超過二十則，看來今天有好好地以玥的身份過完。這時才鬆了一口氣，到冰箱拿出牛奶冰棒，趴在餐桌霸台上，以大片落地窗為背景拍了「夏日宵夜」的現實動態，才放下手機，望向燈火通明的台北夜景。好美，但沒有去年紛絲數破四十萬在家辦慶功宴時漂亮。我很喜歡過去的一切，底片相機、九零年代的美式穿搭、海角七號，也一直都在喜歡過去的回憶、過去的自己，喜歡那個毫無保留的笑容、喜歡那個對世界充滿好奇的眼神、喜歡那個自信自由叛逆的靈魂。現在雖然擁有人人稱羨的一切，名氣、財富、美貌......但始終不認為這些屬於我，因為我不是玥，我其實配不上這麼多人的喜歡，需要很努力很努力才可以看起來像是玥，那個光鮮亮麗、待人溫暖、散發正能量、卻同時霸氣十足的玥，那個大家喜歡的玥，但我是誰？那個過去的胡玥曦早已消逝，留在過去......如果可以回到過去，就會找到他？找回自己嗎？

拉開厚重遮光窗簾，烈日刺眼，隔著強化玻璃都感受得到夏日熱氣，今天是難得的休假日，不用早起兩小時梳妝打扮，只要洗把臉、刷個牙、換上短袖短褲、戴上帽子就可以出門，嘴角不禁微微上揚。不到半個小時，就蹦蹦跳跳到玄關，套上大學穿到現在的小白鞋，拎起鑰匙串和購物袋，出發福和橋跳蚤市集。

胡玥曦：「齊銘哥！」

齊銘哥：「嗨！真沒想到你這小網美假日不去信義區逛街，都在這裡亂晃。」

胡玥曦：「我最喜歡這些有故事的東西了！」

齊銘哥：「超級意外，沒有朋友件事也很意外，粉絲這麼多的人，假日只能跟大叔出去打發時間是什麼意思？」

胡玥曦：「不要在調侃我了！我等等還想去建國花市一趟！」

雖說是二手市集，但這裡賣的東西都很乾淨，每次用心尋寶都可以找到充滿痕跡的舊物。果然找到了一個復古卡帶<夜來香＿李香蘭版本>，跟播放器湊成一組一起賣，小時候超級愛鄧麗君的版本，這怎麼能不買！付完錢立刻拍了現實動態把新寶物分享給大家，逛完福和橋也和齊銘哥一起去了建國花市。

回到家時天空已被染橘，連忙整理買到的滿天星花束，分裝到五個花瓶裡，分別放在玄關、餐桌、工作桌、洗手台、床頭櫃，還順便幫我的小多肉們、天堂鳥、海葡萄、虎尾蘭澆水，從小植物總會給我莫名的力量，所以終於有自己的家時，便立刻把這裡打造屬於我的伊甸園。當家裡不再只有鋼筋、水泥、冰冷冷的大理石才能夠不緊繃焦慮，能夠平靜的呼吸、安心了入睡。

一天結束，把鬧鐘調到早上七點，用火材點燃香氛蠟燭放在床頭櫃，轉身陷入柔軟的枕頭，將今天買到的復古卡帶放入播放器，按下播放鍵。「那南風吹來清涼～那夜鶯啼聲輕唱～月下的花兒都入夢～只有那夜來香～」復古的旋律，把人帶入回憶裡，找到國中時期那稚嫩的自己。

國一時因為父親工作調職，全家搬離原先習慣的居所，我也轉學到和平國中。來到新班級的第一天，想著不知道新同學如何，不知道能不能好好適應新班級，緊張和興奮交雜混合成當下心情。首先在走廊上碰到一位綁著俐落馬尾、年約四十、感覺很有教學經驗的女班導師，帶我走進新教室。

班導師：「同學們，今天班上來了一位新同學，我們請她自我介紹一下！」

胡玥曦：「大家好，我是胡玥曦，接下來......」

「誒！那是我國小同學耶！她經常都是班上前五名，倒數的那種啦！哈哈哈」我的介紹還沒說完，就被一道尖銳的女聲打斷，聲音不大，卻還是一字不像都透著嘲笑，一道道目光像一根根的針刺著我，頓時像是被一桶冷水從頭澆上，漏地進入耳中，緊接而來的是周遭同學的訕笑聲，剛剛還帶著好奇善意的眼光，突然之間好從頭到腳都冷了起來。

班導師：「好了！同學們不要吵鬧了，我們準備要上課了，玥曦 ，那你就坐那邊吧！」老師指向教室右後方靠窗的一個空位，我呆愣兩秒後才邁開步伐。台上導師開始講解數學題目，我卻難以專注，剛剛在台上的不舒服感揮之不去，對於接下來的校園生活也充滿擔心。

戰戰兢兢的過了第一個禮拜，好像杞人憂天，同學沒有因此對我指指點點、說什麼話，但是我卻因為第一天的情景，不敢主動認識朋友，安安靜靜地過著每一天。今天，是新禮拜的開始，好像應該主動一點，多和同學講講話！「噹噹噹」下課時間，我鼓起勇氣向坐位前面的女生搭話

1.「曉雲，你可以借我立可帶嗎？我的剛剛用完了......」

曉雲轉過頭說：「好啊！誒？這是你剛剛畫的嗎？好可愛！」就這樣曉雲自然地開啟了一個新話題，我們聊著聊著就停不下來。

2.「曉雲，你是不是燙頭髮了？感覺很適合你誒，滿好看的！」

「喔！對啊！這是我周末去燙的新髮型，你也覺得好看嗎？我自己超滿意......」曉雲是個很健談和善的人，很快就和我聊了起來。

順利的和曉雲成為朋友大大的鼓舞我，好像可以暫時忽略第一天那不太美好的插曲，和班上同學友好相處。日子一天天過去，中秋連假不知不覺就過了，第一次段考緊接而來，今天最後一節考的是數學。盯著眼前的考卷，明明是中文敘述，卻毫無頭緒、不知道該怎麼計算，感受到身邊各個同學振筆疾書的寫著，我卻只能拼拼湊湊一些數字。「滴答滴答」秒針轉動著，嘴角不禁微微顫抖，期盼著放學鐘聲響起。

終於考完試，感覺一身輕，我蹦蹦跳跳進到教室，發現班上有一小群人聚在一起，曉雲一看到我，大力揮動她的右手喊著：「玥曦！你來啦！我們在討論樂詩的新自動鉛筆，筆尖會自動旋轉，超酷的誒！」走近一看，發現這是爸爸昨天送我的那隻自動鉛筆，我興奮的高八度說：「好巧喔！昨天我爸也給我一枝類似的，是這個嗎？」接著同學靠過來看仔細的觀察著我手上的筆，我和他們熱絡的討論了起來，完全沒有發現一旁的樂詩突然安靜下來，默默的看著我們，卻沒有加入一起聊天。

下午老師把期中考考卷發下，果不其然又拿了一個不及格，下課時我看著整張紅通通的考卷坐在位置上發呆，突然有隻手從面前掠過，回過神來，發現考卷已經在樂詩手上：「三十七分？！班平均七十五分的考卷你才拿三十七分嗎?不愧是以前的到數第一名，這麼笨用這麼好的筆做甚麼?只會辜負這支筆吧？」我滿臉通紅的回嘴：「我考幾分是關你什事？我用甚麼筆有影響你嗎？可不可以不要亂拿別人考卷？」我立馬把考卷搶了回來，樂詩看似被反駁的說不出話，悻悻然地走了，邊走還邊碎念誰想管你之類的話。

隔天進到教室，和平常一樣跟同學打招呼時，沒有得到任何回應，甚至迴避我的視線，我歪著頭、皺了下眉、困惑走到坐位。一坐下剛好瞥見曉雲走進教室，我趕緊把椅子拉向前輕聲問曉雲，曉雲說是樂詩在生我的氣，所以跟他的朋友說不可以跟我交好，不然就和他們絕交。對於他這樣的作法，深深嘆了一口氣，滿是無奈，但也想著大不了就是不跟他們交流而已。沒想到接下來的日子，以樂詩為起頭，開始在碰到我的時候便嘲弄的說「嗨！智障！」「這不是數學只有三十七分的笨蛋嗎？」「誒！你這麼笨怎麼沒去資源班啊？我知道了！因為你是一般垃圾吧！他們不收哈哈哈！」......類似的言語攻擊漸漸填滿我的日常，起初還可以不以為意，甚至反擊，但這些惡意漸漸的擊破心房，每天都要被惡言相向，無法制止、無法迴避，讓我好累好累，腦袋昏昏沈沈的、走在路上也變得無法抬起頭。然而內心深處還是暗自祈禱著下次考試考好點，他們就會停止。於是我只要是空擋便會用功學習，努力在下次的考試爭取好成績。

很快的有一場數學小考，老師也快速批改完考卷，早修才考完，中午就發下考卷。皇天不負苦心人，這次終於在考卷上看到六字頭的分數，屏著氣看了全班的平均，還好在平均之上。下課時，討厭鬼樂詩帶著姊妹們靠近我的桌子，眼睛微瞇、偷瞄了成績，雖然心臟不由的狂跳，但我握緊雙手、努力鎮定，安慰著自己這次她大概無法說上幾句。沒想到樂詩還是提高音調嘲諷的說：「七十五分，怎麼可能，你上次那麼慘，該不會是作弊吧？誰不知道曉雲是班上數學最好的，他就坐你前面，我看你是偷看他的吧？」聽到這一番話，我咬著下唇、強忍著在眼框打轉的淚......

1.拿起桌上的水壺，擰開蓋子，直接朝他們潑過去

樂詩放聲尖叫：「妳做甚麼啊！」，接著和他的朋友們一起衝出教室，看著他濕淋淋的樣子，心中的那口氣終於有了出口。即便深知他不會善罷干休，可能還得面對更大的麻煩......

2.向他靠進一步，「啪」腦子還沒轉過來，一個巴掌已經揮過去

樂詩放聲尖叫：「妳瘋了嗎？」，立刻轉身捧著臉衝出教室

下午掃地時間，我就被叫到教官室，爸爸、媽媽、老師都在場，賈樂詩和他媽媽也在。賈樂詩嘟著嘴、一副很委屈的樣子，他媽媽則雙手抱在胸前、一副快抓狂的樣子，老師要求我和他道歉，希望能和平解決一切。感受到父母視線，雙手開始焦躁地搓揉著百褶裙，一想到樂詩的惺惺作態，我決定......

1.為自己辯解

胡玥曦：「動手確實不好，但是他嘲笑、攻擊我多久了？甚至聯合同學一起！他就都沒錯嗎？因為言語是無形的，肢體是有形的，所以就以這樣評斷一切嗎？因為心是無形的，所以受了傷也不用理會嗎？」

爸爸突然搧了我一個巴掌：「不管怎樣暴力就是錯的，快道歉！」

胡玥曦大喊：「我不要！」便哭著跑了出去。

最後是爸爸媽媽幫我道歉，才沒有其他嚴重的處分，但我好不甘心，除了憤恨不平、更多的是心痛，好痛好痛......

2.和樂詩低頭道歉

「好，我知道了。抱歉老師，賈樂詩對不起，是我衝動了...」嘴裡說著違心話，心裡想著難道言語攻擊就不會傷人嗎？身體受的傷可以復原，但是心的裂痕呢？一句話足夠讓人記住一輩子，又有誰會記得與兒時玩伴打鬧的瘀青和擦傷？

終於熬到放學時間，我一個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低頭看著地板，想到剛剛大人們的態度，賈樂詩的嘴臉，眼淚不由自主的落下來。突然一盆多肉小盆栽竄入眼前，「誒！我看你好像很難過，這盆療癒的小植物送你，希望他可以帶給你好心情！」說話的是一個小男生，感覺大概國小五六年級，他說旁邊的花店老闆是他舅舅，今天剛好在這裡幫忙於是得到了這盆多肉，但覺得我更需要它，所以說著說著便把盆栽放在我手心上，跑了回去。看著他的背影，只覺得他特別的高！心的傷口頓時被小男孩的善意填補，整個人也暖了起來，也許今天不是一個那麼壞的日子！

略帶寒意的秋風吹動窗簾，才意識到我又不小心打了瞌睡，已經要中秋節了，卻還是深陷回憶之中......啪打雙頰，連忙把長髮綁成高馬尾，打起精神編修貼文，近期越來越多網民留言批評我推薦的保養品沒有效果、衣服品質不滿意，發文便需格外小心，聲明這些使用心得都是個人感受、因人而異，希望能減少負面留言，讓instagram帳號能順利營運、穩定成長，如此才能確保與合作廠商的簽約關係。看著個人檔案裡各種角度都還是完美、閃耀、自信的玥，越發迷失自我，那個被大家喜歡的玥真的是我嗎？還是過去衝動行事、潑人水搧人巴掌的胡玥曦才是我？迷惘與回憶交織成混亂的思緒，參雜著淡淡的悲傷。

有時候深陷情緒，就會走不出來，愉悅會把誤會都化解，氣憤會把話語都變尖銳，憂鬱會把天空都染成灰藍色，而回憶國中時期感受最強烈的便是憂鬱，那些令人心碎的話語、行為經過無限渲染、加油添醋後，才被收進對應日期的回憶紙箱，放到大腦裡的回憶之地。整個九月，我都在注意路上、咖啡廳的盆栽，找尋多肉植物的身影、找尋能夠撫平心痛的良藥，殊不知因此迷失在過去，沈迷於那套上灰藍色濾鏡的鬱悶世界。還好對於扮演玥，已經得心應手，所以沒有人看得出我的異樣，不過偶然在窗台或是路邊看見多肉盆栽還是會不自覺地流淚，但在米米醬眼中不過是因爲打哈欠所以泛淚。就這樣，我踏上只屬於自己的回憶馬拉松，沿途看著被世界拘束的自己、被貼上各種標籤的自己、被世人傷麻痺無感的自己，不知道哪時候可以收集到屬於自己的每個碎片，找到真正的自己，順著自己的心做出每個選擇、說出每句話，而後自信的跑到終點，所以取名為馬拉松。

雙十連假前，我跪在地板拿出放在床底下的夜來香卡帶還有播放器，蜷曲白皙的雙腳、下巴靠在膝蓋上，這次我近乎縮成一顆球，才能感受足夠的安全感。按下播放鍵後，熟悉、輕盈的旋律悄悄瀰漫整個空間，就這樣又掉進回憶的旋渦......

清晨春雨滋潤後，早晨空氣揉合了土地的氣息，百花齊放的春天終於來了。大一下學期開學幾週了，梳妝完看著全身鏡中的自己，剛好過肩的直髮伴著柔和陽光自然散開，勻稱的身材讓人忍不住掂起腳尖旋轉一圈到衣櫃前，挑了全新的米白色束袖襯衫和馬卡龍綠的百摺短裙，化上淡妝，就來到房門前跳跳跳的把小白鞋套到腳上，出門吃早餐。課間下課時，起身走到走廊，伸伸懶腰，向前傾倚靠女兒牆望向遠方，午後的翠綠草皮因為陽光參雜著金黃色光芒，立刻拍照下來，應該可以在Instagram上發一系列關於春天的新貼文。身後不遠處傳來低沈的談笑聲，依稀聽見「哇！屁股翹喔！」「嘿啊！奶大屁股大的！」等污辱人的情色字句，不自覺眉頭深鎖，轉頭一看，是三個表情猥瑣的男生直勾勾的盯著我全身打量，其中一個還朝著我用手在空中做出抓了抓的手勢。瞬間，時間彷彿暫停般，全身僵硬、視線也無法轉移，感覺吸不到空氣，只聽得見心臟用力狂跳。好不容易，用力的轉身背對這嘲笑，空間卻開始旋轉，噁心感從胃翻騰出來，再也忍不住了，我大步走回教室，抓起隨身物品就衝出教學大樓，就像做了什麼虧心事的逃回房間。

蜷縮在牆角，背後緊貼著牆壁，手環抱雙膝，低頭埋進黑色旋渦，腦海中無限重播、放大那噁心字眼與三人的猥瑣目光。雖然不停自我安慰，這可能是聽錯，或者剛好誤會他們，這蠍怎麼可能發生在我身上。不停的，試圖說服自己，直到因哭泣而換氣不足的昏睡過去，為什麼是我？隔天醒來已經是中午，揉了揉紅腫的雙眼，試著用指縫梳開蓬亂的頭髮，想一直關在只有一個的房間，但身體仍被時間催促著。掙扎一番起身去沖了許久的熱水澡，原以為如此能放鬆一點，實際上完全不敢低頭看向赤裸裸的身體、撫摸任何一寸肌膚，深怕這一切會喚起那作噁的片段。正中午卻拉上窗簾、關上燈，灰暗的房間好像能夠緩解一點內心負擔，書桌上的多肉植物，彷彿也被囚禁在這片黯淡中，它肯定也渴望陽光吧？不知時間過了多久，我還是起身，套上長素T恤、寬寬鬆鬆的牛仔褲，戴上大墨鏡以遮擋通紅雙眼、遮擋恐懼不安的雙瞳。

到了教室，努力擠出一絲絲微笑，裝作和平常一樣，卻不自覺走向教室最深最後面的座位，失魂的垂著頭，或許這樣大家就不會注意到我。整堂課什麼都沒聽進去，也不敢抬頭望向黑板，深怕會不經意的與人對上眼，或者又看見什麼下流、醜陋的動作。課程結束後，仍靜靜待在座位，等到大部分人散去才離開教室，減少身處人潮中的恐懼。視線直盯著地板，耳朵變得額外靈敏，男生們的嘻笑談話聲佔據了整個思緒，只要抬起頭時看見有人望向自己，身體就像被恣意瀏覽一番，感覺自己在不停地縮小、不停地縮小，盡全力在壓迫感充斥的空間生存，掙扎著再吸一口氣。

經過兩天行屍走肉的生活，想為自己做點什麼的念頭漸漸浮現，只是一旦開始事情就會擴大，或許會有更多人帶著異樣眼光審視我......但好想逃離這個陰霾......凝視著書桌上的多肉植物，曾經帶來無限安心感的暖心小物，現在卻像是在暗處苟延殘喘，跟我一樣......不想就這樣改變它在我心中的意義，這一小小信念，就這樣推動我改變......

1.事情擴大：

自覺不能容忍這種人猖狂下去。隔天一早，換上格紋襯衫、直筒牛仔褲，簡單梳妝後，徑直往學校教官室去通報此事。右手焦慮的摳著指甲、氣憤委屈的說明前兩天的事情以及自己的感受與壓力，原以為教官會溫柔的表示理解、同情這情況，但不敢置信的，教官坐在對面的沙發，上身向前、雙手交叉、手肘依靠雙膝，慎重的說：「教官懂你的遭遇，但教官希望你能再仔細思考一下，因為一旦開啟性平事件，學校要組成性平調查小組，然後開始約談相關人士，包括你跟那三位男生。這些很繁複耗時，而且不一定會有結果，因為你沒有實體證據……」接下來的內容完全聽不下去，為什麼要再仔細思考？這渾渾噩噩的兩天時間還需要思考什麼？還有不一定有結果？惡人不是應該要有惡報嗎？整個人彷彿被抽空、被拉入一片漆黑的絕望空間。我失望的離開教官室。去找那三個人面對面的話，他們不可能會承認的，證據想必是拿不到的。那提出性平案件到底還有什麼用處？可是好想好想改變現狀，過去兩天真的活得好累好痛苦，可是......現在還能怎麼辦？......能找到的幫助只有教官而已，還是換個說法向教官再試一次吧？這可是我的權利！這時微風吹過髮梢，春天好像也支持著我，突然間不再感到孤單、無力。整理下衣服，便轉身再次走進教官室。

1. 這是我的權利

再次踏進教官室，教官訝異地起身看向我，我則身體站的直挺挺、目光堅定的直視教官說到：「發起性平事件是每個人的權利，就算沒有結果也無妨！」爾後教官室連同秘書室組成性平委員，前後耗時兩個月，相繼約談包括我與那三人，結果如同教官所說的無疾而終，誰都沒得到懲罰，我也沒得到公道。我發起性平調查的事情，卻透過那三個人的嘴，四處散佈。我不以為意，畢竟這是對的事，但大家看向我的眼神，似乎些許不一樣，少了一點友善，多了一點戒備、一點距離。

1. 就算沒證據，但是能請教官警告他們嗎

教官看見我又出現，貌似不太理解的起身走向前，站在我面前，我想了想、深深嘆口氣向教官說：「教官好，我都理解性平案件是費時且難有結果。只是這個是學生的安全問題，不過我不可能憑空誣陷一個人，希望教官能約談他們，向他們警告說有匿名舉報這樣。」教官思索片刻後告訴我他會按照這樣去處理，也說了若有需求可以來找他幫忙，千萬不要做衝動的事。在回去的路上，時刻有春風、大樹的陪伴，雖然不確定原諒他們是不是對的選擇，但相信這樣選擇的我，已經變成更好的自己，能夠再次自信地走在路上了！

2.自行處理：

這個問題還是只能自己面對。但，我能怎麼辦？和那三個男生面對面的話，他們不可能會承認這件事然後和我道歉......或許，只要不再吸引他們的目光，不再被注視，就可以安心的生活了...…就這樣，開始暴飲暴食，想盡快的讓自己「不吸引人」。房間內堆積四處採買的零食、甜品，捨棄自己驕傲的身材就能換來平靜的生活，我覺得很值得，就這樣把所有恐懼與壓力獨自吞下肚。這樣近乎瘋狂的飲食讓體重飆升，看著小腹與大腿越來越豐勻，生活就越來越安心，心情也漸漸的好轉，特別是在外面尋找美食時。

自此，instagram更新的貼文中，我的出現越來越少，風景照與美食介紹越來越多。雖然現在沒太多人觸及貼文，但是看著「安全」的自己，以及尋得的美食，我想這應該值得吧？應該吧？

這就是我嗎？過去的我為什麼這麼陌生？夢醒後疑問隨著一次次反覆的回憶越發脹大，迷茫與自我衝突更是強烈到無法忽視，此時電鈴聲響起，才凌晨六點，冬日的天空尚未亮起，我左手扶著牆右手摸黑來到玄關，往小小的圓形觀景窗一看，是米米醬？

米米醬：「玥！對不起這麼早打擾你......只是我昨天深夜收到這些廠商的郵件就一直睡不著......」

胡玥曦：「只是才凌晨六點耶......」我無力的揉了雙眼

米米醬：「但......廠商接二連三的因為惡評取消跟你的合作關係......」

胡玥曦：「蛤？只因為那些惡評？」

米米醬：「因為這些惡評已經影響到玥的聲譽了......所以就變這樣了......」

又......又來了......跟三年前一樣，那個我最不願觸碰的內心深處......

「那南風吹來清涼～那夜鶯啼聲輕唱～月下的花兒都入夢～只有那夜來香～」為什麽？卡帶不在我身邊啊？為什麼聽見這前奏......好不容易走出來的傷痛，我不想再體會一次！但身體不受控制的走回那個有韓輝陪伴的過去......

嗯...好亮，在12月總是陰雨綿綿的台北市，能一大早就擁抱和煦陽光、感受生命的能量，好幸福。「叮咚」，我身體半懸空在床邊，努力勾到放在地板的手機。深吸一口氣按下電源鍵，三十則陌生訊息，「呼...這樣的迴響還可以接受。」，我伸伸懶腰便起身，小碎步跑在冰冷的磁磚上，穿上拖鞋踏進一坪的浴室裡梳洗，邊想著今天的第一篇限時動態要跟大家分享什麼呢？

1.冬日暖陽

我邊刷牙邊看著鏡子中的自己，練習著微笑，琢磨著哪半邊臉、哪個角度的自己最上相。梳洗完後，隨手播了Wham的Last Christmas，坐在書桌前，左手托著臉頰望向窗外，陽光穿過雲層的間隙滲透出絢爛光芒，好想和大家分享這瞬間，便拿起手機拍了個短片上傳到限時動態。

2.今日穿搭

我邊刷牙邊快速滑著那些訊息內容，看來大家都喜歡看我每日穿搭，下午應該可以利用時間在新租借的攝影棚把最近新買的衣服搭配出一個禮拜的穿搭照，畢竟大眾越來越強調生活質感，需要讓每則限時動態的畫面都精緻、美麗。梳洗完後，隨手播了Wham的Last Christmas，掂起腳尖把行李箱從衣櫃上方搬了下來，打開後一股腦的把堆在一邊的衣服包裹都丟進去，再把拉鍊拉上。

輝：「胡玥曦！才七點！一大清早的音樂就放這麼大聲，把樓下的王奶奶吵醒就不好了！」

我把音樂關掉，快速穿上米白色貼身高領毛衣、棕色西裝褲，把記事本、便條紙、筆、行動電源、相機、錢包、化妝包丟進後背包，｜2.拉著行李箱｜走出房門。

玥曦：「韓輝！我今天花店下班帶束花去你的成果展找你喔！」

輝：「喔，好啊！因為今天開幕所以有免費餐點，到時候你順便吃一下午餐，不然不知道是窮還是怎樣都不按時吃飯！」

玥曦：「好好好！加油啊！今天一定會順順利利的！你是大藝術家耶！」

輝：「掰，中午見。」

當我還只有一萬多追蹤人數的時候，因為網紅事業還在發展中，通常只有下午和晚上有拍攝工作，所以我早上七點半都會到花店兼職，喜歡植物就這樣靜靜的陪在我身邊，把我急躁的心撫平，深吸一口氣，滿滿的花香便把整個人緊緊環抱，給我滿滿的安全感。幫散客準備送人的花束也很快樂，讓我知道還是有人不用金錢效益去衡量世俗的一切，就算花會枯萎，卻還是花了這麼多錢，只為了讓那個特別的人在特別的時刻能收到限時的祝福，那瞬間就像全世界都為它綻放一般美妙。下班前，我抓緊空檔用今天花店要丟棄的廢材，湊成了花束。中午匆忙趕到韓輝的成果展開幕典禮，在門口拍了一則限時動態，「胡玥曦！」。

韓輝少見的打扮了一番，我立馬跑上前塞給他花束跟提神飲料，討價還價的要他幫我介紹他了作品。其實他述說的一切故事、創作理念我一眼就看穿了，自從看到他的第一幅畫作就總能從他的作品中知道他是怎樣的人、他經歷了什麼、他對於這世界有什麼感受，但我還是喜歡聽他介紹每個創作理念，因為那時的他總閃耀著光芒，就像帶有溫度、霧濛濛的燭光，即使四周一片漆黑、寒冷，他還是暗自燃燒著。因為聽著他自信、平靜、堅定的語氣，讓我有了認同感，不再因為跟世界不一樣而自卑、焦躁不安。最後我勾著韓輝的手在他的得意之作<惡意>前拍了張合照

韓輝：「好了！大概就這樣...今天的點心有你喜歡吃的司康，走出去右轉就可以找到了！」

胡玥曦：「哇！太幸運了吧！久違的甜食耶！」

韓輝：「唉，胡玥曦我真的不懂你耶！明明是自己這麼喜歡的東西，一年卻吃不到幾次是怎樣？」

胡玥曦：「好好好！跟我媽一樣很愛碎嘴耶！你先去忙吧！回家見！啊我等等發剛剛的合照到Instagram上喔！」

韓輝：「哎...好啦...給你發，但只有這次可以喔！」

胡玥曦：「好好好！我知道你不喜歡！但<惡意>真的很美！你不也很滿意？那就要好好的分享給大家啊！」

韓輝：「那發完晚上給我檢查。」

韓輝：「蛤...你不是知道我很不喜歡這種東西」

胡玥曦：「拜託就這次啦！你今天難得打扮得人模人樣，就當我的一日男友啊！」

韓輝：「唉...那就這次，只是千萬不要套什麼誇張網美濾鏡，不然小心我把你的帳號刪掉！」

胡玥曦：「那就這樣說定了喔！我吃完東西就去工作了。掰掰」我蹦蹦跳跳地揮著手，韓輝僵硬的點點頭便轉身離開。「唉，去哪裡找到這種靈魂好朋友啊？」我低頭喃喃自語道。

在去攝影棚的路上，我把照片迅速調了色調、亮度、顆粒感...最後把長寬比裁切一下，就新增了一則貼文，內容就只標示了今天的日期2018/12/23跟韓輝畢業展的展名「台藝美術第30屆成果展<赤綁>」，公車到站後跳下車，深吸口氣，擠出最親切的微笑跟工作人員打招呼。這是我第一次大拍攝，一路從下午拍到晚上，結束後才發現我的追蹤數衝破五萬，跟韓輝的合照底下全是留言稱讚我們是顏值情侶、分享看到<惡意>的感想，這是第一次感受到這麼多人的喜愛，就算私訊小箭頭呈現爆炸的99+，我還是在回家的路上一個個點開看過並回覆，雖然這些對話都只停留在網路世界，但這些就像大家親口對我說一樣十分真實，全部被我收進心裡好好珍藏了起來。

胡玥曦：「韓輝！我破五萬追蹤了！都歸功於你這張帥臉啊！」

韓輝：「真假！你一定很高興吧！」

胡玥曦：「對啊！」

韓輝：「只是過去四年你累積的這些我可沒幫忙喔，所以會有今天這一天都是你自己建立出來的！不是靠什麼大家口中的走紅公式！」

胡玥曦：「齁！好感動！要哭了！還好我有好好活著到今天！」

韓輝：「不要！快！收起眼淚！我們來訂聖誕草莓蛋糕好好慶祝一下！你在網路上面看到的那個。」

胡玥曦：「好！到時候來拍照紀念！」

2018年末的最後一個禮拜，手機相簿被我跟韓輝的照片、影片填滿，我們在網路上火熱的討論度上了dcard、yt上的新聞媒體......一切加上年末感恩氣氛還有節慶感，過於美好，那時候我找到了自己、被大家喜愛的自己，直到十二月三十一號......

跨年夜，我回顧了最近發的貼文，無意間看到跟韓輝第一張合照下面有一些新留言。「我看過這張圖，這不是跟塩田千春的作品嗎？只是把它畫出來而已！」

「真假！我來找找！大家準備來看好戲了喔！戲名：網紅的殞落」

「我好像知道你說什麼！是不是Becoming Painting？」

看著看著，不自覺眉頭深鎖，雖然憤恨不平但卻什麼都說不出口，腦中只剩下一個念頭......

1.為什麼這些人可以就這樣隨便污衊韓輝，他們根本不知道韓輝是個怎樣的人！我一定要幫韓輝說話！

「請大家不要誤會，這一定是出自個人創作，可能只是作品理念相似，所以呈現出的畫面讓大家誤會，但請不要因為這樣污衊創作者。」

但之後的留言根本直接無視我的澄清，只是自說自話的批評韓輝、還有我的包庇行為......

2.怎麼辦......感覺這一切會一發不可收拾，惡意留言只會越來越多，是不是要跟韓輝切割？

我越想越害怕，就這樣把那些惡意的留言刪掉，也把這篇貼文典藏了起來。

兩三天後，事情沒有慢慢趨緩，粉絲數下滑、網路上偏頗不實的留言到處都是、甚至路上認出我跟韓輝的人會直接對我們破口大罵。經過幾個夜晚的輾轉難眠......

我買了一束花來到韓輝的學校，想拜託韓輝跟大家道歉，儘管知道韓輝是對的......

韓輝：「胡玥曦！讓我傷心的不是他們，是如此勢利的你。」

胡玥曦：「對！我就是這樣！因為我想好好活在這世界！好好融入這社會！」

韓輝：「你明明就不是那種人，利益至上的那種人！毫無自己立場的那種人！」

胡玥曦：「但我的職業就是變成這樣的人才能好好的生存下去。」

韓輝：「哈哈哈！你明明就知道不是這樣的，只是為自己找藉口，合理化自己的行為罷了！」

胡玥曦：「那你要我怎樣嘛！我再也受不了那些惡意的留言、難聽的綽號、還有當面的辱罵。我是做錯，但真的沒有到這麼嚴重，沒有到需要被集體抨擊、公審的程度。」

韓輝：「所以才需要我跟你一起低頭？我韓輝從來不做違心的事，我沒錯我為什麼要道歉？」

胡玥曦：「拜託......韓輝我現在擁有的一切就是手上這個帳號跟這張臉了...」

韓輝：「胡玥曦，你真的變了！你以現在這個模樣求我怎樣求都沒用。」 便轉身離開，彷彿也這樣離開了我的生命。

我邊流淚、邊不顧韓輝的感受發出了抱歉書......·希望這樣的委屈求全，可以平息大眾的怒火。果然事情就這樣落幕了......彷彿一切只深深在我心中劃下一刀，卻在這個世界中漸漸褪色、淡去。韓輝不知不覺把他的東西都搬走，只留下那幅畫和底片相機，他以最殘忍的方式離我而去......

我發了貼文表達我對韓輝的失望、順著言論風向污蔑了韓輝，把大家對我們的傷害加倍轉移至他一人身上，頓時覺得輕飄飄的，伴隨著外頭淒厲的風聲，平靜安穩地睡去。

韓輝：「胡玥曦！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胡玥曦：「沒有......是大家把我逼成這個樣子......」

韓輝：「這只是藉口罷了，這件事是你自己做出來的、是你選擇傷害我去守護你的名聲。我的感受我的夢想我的未來在你眼中都不重要！」

胡玥曦：「我知道你最不喜歡被誤會、被亂說話，但......你不是公眾人物，所以應該沒關係」

韓輝：「不要再說下去了，不只是被誣衊，我就是不喜歡被品頭論足，明明不是我自己，卻要背負著這一切繼續生活，好噁心......」

胡玥曦：「但你就不是公眾人物，說實話這對你也沒有什麼很大的影響吧？」

韓輝：「對。我不是公眾人物也沒有在用社交軟體，理應當不去在意任何不實謠言，但就這樣帶著抄襲的標籤，根本無法再拿起畫筆......」

胡玥曦：「但我已經痛到受不了了......大家的酸言酸語......」

韓輝：「所以就把一切加諸在我身上？」

胡玥曦：「對......對不起」

韓輝：「不是任何事一句對不起就可以解決」

胡玥曦：「對不起韓輝......」

韓輝：「你就帶著愧疚過一輩子吧......」

韓輝搬走只留下那幅畫和底片相機，街上慢慢著瀰漫年節氣氛，但一個人的家顯得格外冷清，還好今年的工作一路排到了除夕夜，生活更緊繃了點，濃烈的情感和思緒便全被疲憊感帶走，網路上的對於韓輝的攻擊也漸漸被時間沖淡......

直到韓輝的自殺案爆發，網路上瘋傳疑似他自殺前創作的繪本。

「明明說了沒辦法再次拿起畫筆，但渴望最真的自己，所以拋下一切去做了，但那些偏見怎樣都甩不掉。」

「你們知道嗎？言語的重量，可以把人拉進泥沼。言語的力量，可以把人洗腦，  
因為你們，我覺得自己好糟糕好糟糕。」

「放心，我這次聽話了，去死了......你們後悔也來不及了......」

我一個多月都無法照鏡子，每次看到自己都會想起那段話，想起韓輝的死......雖然粉絲們一天不露的一直關心著我，但......我是殺人兇手啊.......